

第〇三七冊

曆象彙編

庶徵典

庶徵總部

一（卷）

#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廿四史稿

卷之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庶徵典

第一卷目錄

庶徵總部彙考一

周總一則

漢文帝二則

宣帝元東二則

神爵二則

五鳳一則

元帝初元四則

建昭一則

和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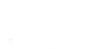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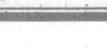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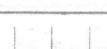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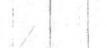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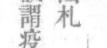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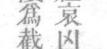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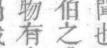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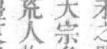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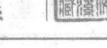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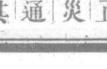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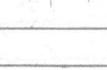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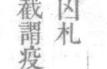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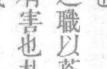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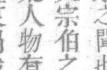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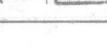
鴻嘉一周

永始一則

綏

庶徵典第一卷

庶徵總部彙考一



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愧異裁諸侯薨令

去樂

注 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

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

荊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恆在并州愧猶怪也大

怪異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賁及震裂爲害者

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人去籥萬言

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

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注 札疫癟也凶凶年也裁木火也弛釋下之若今

休兵鼓之爲

眠祿掌十烽之灑以觀妖祥辨吉凶

一曰禳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闔六曰晉七曰

彌八曰敘九曰隣十曰想

注 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鑄

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輝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闔

謂日月食也晉日月晉無光也彌者升氣也想者

日月食也晉日月晉無光也彌者升氣也想者

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隣虹也詩云朝隣于

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弔一日順祝

注 順豐年也

三曰吉祝

注 祈福祥也

五曰瑞祝  
注 弼裁兵也

注 遊時雨寧風旱也

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

注 大故兵寇也天裁癟疫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

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義鄭鍔曰國有裁故祀社稷之神以弭息之始禱終報祠皆掌

之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

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舉疾

注 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

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辭逆迎也彌讀

曰救救安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

注 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

也元謂恆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

所施爲

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注 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

李嘉會曰歌與哭兼之者若五子之歌及今喪家輓歌其哀怨尤甚

孫氏曰祠祀禫禳本於人心之不能免者聖人既因之以爲節文鬼神巫覡出乎天道

之不可測者聖人亦存之以銷怪妄後世儒生學士乃欲一切絕之不知其不容絕也夫大祝小祝

用之宗廟朝廷可也宮闈嚴密之地亦有女祝以供祭祀之役先王不慮其蠱惑兆釁何哉蓋命之

爲祝而領之天官乃可以盡奉祀之誠而習禮法

之正凡非其鬼而祭之者不容入矣男巫女巫凡以神土者皆不限其數而錄用於官府蓋必神降之而後在男爲巫在女爲覡凡以神土者掌三辰

者也鄭氏曰巫旣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故聖人用之夫聚之官府而不散於鄉黨水旱疾疫爲

民以祈而鬼神躬蠻乃見先王慮事之周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注 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羸縮圜角日有

薄蝕量珥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

度亡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云圜角者星備

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

在其國不可以伐人起舍如前出爲羸羸爲客晚

出爲縮縮爲主人故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

度亡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云圜角者星備

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

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

國皆當也

義王昭禹曰掌天星與星所謂日月之變

動五雲之物十有一風皆天也所謂星辰分星者

皆星也 劉執中曰掌天星謂占暉之志者記載

其變動之順逆以知天下之遷易而辨其吉凶之

小大淺深 黃氏曰二十八星十二辰隨天左旋

日月星辰右運大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觀諸天星

而星辰日月之動爲可志矣堯典日中宵中日永

可知也星辰日月之動有疾徐贏縮循軌不循軌

日月薄食五星陵犯皆於此乎占之天下之遷遷

變也變則其占不可常梓慎論字曰夏數得天火

作宋衛陳鄭當之占歲日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

蛇乘龍宋鄭必饑禪龜曰歲棄其火而旅於明年

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星字大辰而占在宋衛

陳鄭失次在星紀而占在宋鄭周楚是皆所謂遷

也其後崔浩占熒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

當入秦此猶得古人遺法循軌爲吉不循軌爲凶

又有時變如當食不食當陵犯不陵犯爲吉暉耳

昴匿員角失色皆非晉度之變爲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註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十二次之分星紀

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

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

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

彗孛之氣爲象

以十有一歲之相報天下之妖祥

註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

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

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

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

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

註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

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

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

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

以十有一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註十有一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

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

凍其命乖別審矣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註訪謀也見其象則當預爲之備以詔王救其政

且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註鄭鍔曰占

辨於方萌之始詔人君以救災應變之道而已救

災者必貴乎有政應變者不可以無事以政而救

災者王之職也故行應變之事當先後之序必詢

訪然後知註易氏曰政者國之大本詔救政於上

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序事於

下則人臣知儆戒之意註李嘉會曰救政詔於上

序事訪於下五物之變可以感通君上之心而盡

臣下欲言之情後世因災異以求直言近之

漢

文帝後元年以荒歉水旱疾疫詔議闕失以聞

按漢書文帝本紀後元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

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

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

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

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

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釀以靡穀者多六

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後六年以旱蝗詔行蠲賦減省諸政

按漢書文帝本紀後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母

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貢發倉廩以振民民

得買爵

宣帝元康元年以祥瑞詔賜吏民有差

按漢書宣帝本紀元康元年春三月詔曰乃者鳳皇來儀庶尹允諾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

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

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鯀寡孤獨三老孝弟

力田帛所振貸勿收

元康四年以神爵見詔賜吏民爵及牛酒帛

按漢書宣帝本紀四年三月詔曰迺者神爵五年采

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

苑朕之不逮寡於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

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

力田帛人二匹鯀寡孤獨各一匹

神爵元年以祥瑞數見改元

按漢書宣帝本紀神爵元年春三月詔曰朕承宗廟

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穀元

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

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

於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  
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  
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勿收行  
所過母出田租

神爵二年以鳳皇甘露降集赦天下

按漢書宣帝本紀二年春二月詔曰迺者正月乙丑

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

天福祇事不怠其赦天下

五鳳三年以匈奴來降祥瑞並見赦天下

按漢書宣帝本紀五鳳三年三月詔曰往者匈奴數

爲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定匈奴虛閭

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居者堂代立骨肉

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者

堂諸王並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

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饑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

亂單于闕氏子孫昆弟及呼邈累單于名王右伊秩

訾且渠當戶以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

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遷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

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於谷燭耀

齊宮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

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

不怠公卿大夫其助焉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

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鰥寡孤獨

高年帛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元帝初元元年以大水饑疫蠲減有差

按漢書元帝本紀初元元年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人相食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初元二年以災異赦天下

按漢書元帝本紀二年三月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

朕恭承天地託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毀洛

太上皇廟殿壁木餽壞敗獮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

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湧出天惟降災震驚朕

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憇

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

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

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水

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

親覽焉 按翼奉傳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

食七月己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

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

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祝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

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

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

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

至秦迺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

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爲均平今左右亡同姓獨以勇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十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 按匡衡傳衡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

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不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技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破蕡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坐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

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掩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龍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龍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才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祭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初元三年詔舉明陰陽災異者

按漢書元帝本紀三年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媿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惟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母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臣與房會議溫室

自以得上意

初元五年以災異下詔脩省

按漢書元帝本紀五年夏四月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慮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乃者關東連遭灾害饑寒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大官母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林馬無乏正車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母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弟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駒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建昭四年詔修省

按漢書元帝本紀建昭四年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問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者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按京房傳末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翳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

成帝始元年以火災星孛救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於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寬

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按孝成許皇后傳上採谷末劉向之說以報皇后曰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

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

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

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姪保全者以著繼嗣之

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

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鈎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

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

後則訛言相傳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木

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

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鵠變色五月

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城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

後號咷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

不顧卽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

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

毛也故稱囚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

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足

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

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己

猶戊也亥復木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

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未重

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浸

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辱

有雒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

疑便不使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

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

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

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予以約失

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

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

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

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

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

惡可以諭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母違先后之制度力

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母

闕朔望推誠末究愛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謹垂

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是時大將軍鳳用

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

矣

建始三年以日蝕地震求直言

按漢書成帝本紀三年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

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

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異屢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

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甚懼焉公卿其各

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而從退有後言丞相御史

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都國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之士請公車狀將覽焉

按漢書成帝本紀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朕承天地

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

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

光百姓蒙辜朕甚閑焉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充者

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等舉三輔

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

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鳏寡

孤獨高年居逋貸未入者勿收

建始二年以龍見日蝕申敕百寮

按漢書成帝本紀未始二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龍見

於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躬朕甚懼焉公

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譴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

所振貸貧民勿收 按谷末傳上初即位謙讓委政

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未知鳳方見柄用

陰欲自託迺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

粥冒頓之患南無趙陀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

革之警諸侯大者迺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

爲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

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翼翼忌無重合安陽博陸

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

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櫨塞大異皆瞽說欺天

者也竊恐陛下含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曉

昧之瞽說歸咎乎無幸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

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昌京師申以大木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拒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宣子婦人母擇好醜母避嘗字母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迺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惱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帳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狃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卽以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爲宗廟計未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未受所欲言未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幅輿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淪於酒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衰妣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鳴匪降自天生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嫡出之具克

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儂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媠媠澑澑無別閑免道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績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絲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阡營表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露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嫡出之具克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食再旣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母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怠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卹振採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久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妻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思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當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未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未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未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未救過交道廢者勿追御史不及未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未爲大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未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未所欲言未對曰臣未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頃首身膏草野不足以報免於言責之幸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

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復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臣末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革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官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封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少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官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媒蘖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人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熒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末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及行革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官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封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少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官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媒蘖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

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閨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雀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熒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末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及行革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官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封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少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官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媒蘖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

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訛辭曰鬪動壯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土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壯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溢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採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

執子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  
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  
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  
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  
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  
耕桑母奪農時以慰綏兀兀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  
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  
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  
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  
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無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  
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  
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  
天子甚感其言 按劉輔傳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  
廉爲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名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健行爲皇后先下詔封健行父臨  
爲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  
子甚感其言

按劉輔傳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爲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名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健行爲皇后先下詔封健行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子甚感其言

按漢書哀帝本紀綏和二年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秋詔曰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問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比地動迺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按李尋傳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聞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母有所譁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憚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汀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

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綏和二年四月哀帝即位秋以災異遣使巡行郡國按漢書哀帝本紀綏和二年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秋詔曰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問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比地動迺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按李尋傳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聞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母有所譁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憚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汀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

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兩宮作態低仰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姚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母忽親疏之微訛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滅消散積惡母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第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象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驚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二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令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

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洛脉通偏黨失綱則踰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穎畎澗皆川水漂歸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畱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適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工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七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畱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

聞往者淮南工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七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傳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堤按師丹傳丹爲大司空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男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郎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繼不能明陳大義復會不能半讓爵位相隨空受封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始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善養木君之明者善養土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

## 第二卷目錄

## 庶徵總部彙考二

後漢光武帝建武一則 中元一則 明帝永平三則 章帝元和一則 章和一則

安帝永初一則 順帝陽嘉一則 永和一則  
靈帝建寧一則 嘉平一則 光和一則

吳大帝赤烏一則 晉武帝太康一則 元帝太興一則  
宋文帝元嘉二則

晉和一則 晉平一則 光和一則  
南齊武帝永明二則

梁武帝普通一則

北魏孝文帝一則 武帝保定一則 靜帝大同一則  
北周孝文帝一則 武帝保定一則 靜帝大同一則  
隋煬帝一則

北魏太祖天興一則 世宗延昌一則 高宗正光一則  
北周孝文帝一則 武帝保定一則 靜帝大同一則  
隋煬帝一則

北魏太祖天興一則 世宗延昌一則 高宗正光一則  
北周孝文帝一則 武帝保定一則 靜帝大同一則  
隋煬帝一則

北魏太祖天興一則 世宗延昌一則 高宗正光一則  
北周孝文帝一則 武帝保定一則 靜帝大同一則  
隋煬帝一則

飲之者固疾皆愈惟眇塞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木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三年以連有災異詔求直言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三年秋八月詔曰朕奉承

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

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塾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

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勤

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

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按鍾離意傳水

平三年會連有變異意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

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忘

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

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吏殺良人繼踵

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

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

心治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

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勉加撫循無令失職

中元元年羣臣以諸瑞並至請付太史撰集帝不納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涌出以獻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末平十一年衆瑞並見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十一年漢湖出黃金廬江太守

以獻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未平十七年以諸瑞並見告廟加恩天下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十七年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祥物顯應迺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

物以應王者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其

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鳏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

者粟人三斛郎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匹十四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秋奉贖在去年以來皆還

贖章帝元和二年以龍鳳並見加恩宇內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夏五月戊申詔曰乃

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

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

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

筭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賜

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酺者布戶一匹

城外三戶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

三人九月壬辰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

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

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無德與

#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汝式歌且舞它如賜爵故事

章和元年以祥瑞改元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章和元年秋七月壬戌詔曰朕

聞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康乂光昭六幽訖惟人

面靡不率俾仁風翔於海表威霆行乎鬼區然後敬

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以不德受祖宗

弘烈乃者鳳皇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

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祇畏上天無以彰於先

功今改元和四年爲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

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一人共布帛各一匹以

爲醴酪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

死勿笞詣金城戍

安帝永初二年以災異詔求明習陰陽者以聞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永初二年秋七月戊辰詔曰昔

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

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亡

猶叛戾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

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

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寮及郡國吏人

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

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

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

順帝陽嘉二年以災異屢見詔公卿言事靡詳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陽嘉二年夏五月庚子詔曰朕

以不德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災眚屢

見咎徵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矜矜祇畏不知所

裁羣公卿士將何以匡輔不逮奉答戒異異不空設

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按郎顗

傳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迺詣

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

責躬修德使正幾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

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

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

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

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

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革

從潛其源者流清潤其本者未濁天地之道其猶鼓

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

末和元年以災異詔上封事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末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曰朕

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爲重今日變方

遠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羣公百僚其各上

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按周舉傳舉遷司隸校

尉末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

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周公攝天子

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

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

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

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

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奸臣所

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

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

靈帝建寧二年以災異詔公卿各上封事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建寧二年夏四月癸巳大風雨

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按張奐傳建寧元年奐

遷少府又拜大司農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又

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

屈申配龍騰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

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

或方直不回前以譏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

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

有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

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

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子深納

奐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

免太常按謝弼傳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中直

方正爲鄉巨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

東海陳敦元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

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

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

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奸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

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

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

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

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

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實

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

事其母戎孝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寶氏之恩前  
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  
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  
方今邊境日蹙兵革烽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  
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  
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  
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  
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  
見陷羣邪一日誅滅其爲酷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  
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  
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寵斷  
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  
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  
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末臣山賈頑閭未達國  
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  
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

熹平六年以災異頻見蔡邕奏七事詔納之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六年春二月南宮平城門  
及武庫東垣屋自壞夏四月大旱七月蝗冬十月癸  
丑朔日有蝕之京師地震 按蔡邕傳初帝好學自  
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  
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  
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  
待制鴻都門下憲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  
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  
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  
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

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邑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宜王遭旱密勿  
禦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  
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  
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  
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  
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  
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  
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  
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食利傷民則蝗蟲損稼  
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  
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  
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  
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  
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  
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  
宗所祀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  
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  
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  
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  
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  
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  
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  
今齊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

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  
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  
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  
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惟  
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  
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  
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  
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別白黑也  
伏見幽州刺史楊惠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  
各有奉公疾奸之心意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  
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網弛縱莫相  
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  
三公諭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憤  
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孤疑之  
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  
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  
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  
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祿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  
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  
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  
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

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寫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末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大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擢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誠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嚴真僞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奸軌之人通容其中恆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囚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光和元年以災異頻見詔光祿大夫楊賜議郎蔡邕等言事書奏邕徙朔方賜免咎按後漢書靈帝本紀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

蝕之己未地震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爲雄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込去不獲六月丁丑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中秋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八月有星孛於天市冬十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按蔡中郎集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名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賜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鹿訓北面賜南面日碑華邑殿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本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變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爲對臣邕言今月十日詔名金商門問臣邕災異之意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情衷變易恆營怖懼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詔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頭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稱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脣主又曰五色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夏卽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緩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在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奪又諭旨朝廷以災異變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爲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惶陰太隆羣下並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詔問曰南宮侍中寺聞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爲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卽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輶軒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卽位將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

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鳴主不禁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娶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教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詔問曰卽祚以來災眚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癟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蝕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癟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而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朝致精慮於供御則其教也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羸長侯工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舍詔問蝗蟲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教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舍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捐求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教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

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隳諸侯強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圮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強凌主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教也洪範傳曰六爻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苞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奧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愚怯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署寺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陛下幸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蛇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卽祚以來宮中無他逸寵而乳母趙嬌貴重赫赫生則貴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末榮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爲奸盜盜竊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面聞太尉張顥爲

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憲光祿勳偉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收守數十選代既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琰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元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委故太尉劉寵忠守固悃愞剛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陞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僞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開請托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幾以答天皇以導嘉應聖朝旣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憲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聞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按蔡中郎本集例序後漢書本奏後故傳之後今因本傳文義緊承本奏

按蔡邕傳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